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国卷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王列耀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5) / 王列耀 选编 .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6.4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国卷)

ISBN 7-81029-446-6

I. 中…

II. 王…

III. 短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7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佛怡电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字数: 8.1 万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全卷28本 总定价: 112.00元

(每本4.00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三太爷与桂生·····	张天翼 (1)
仇恨 ·····	张天翼 (10)
二十一个 ·····	张天翼 (30)
脊背与奶子 ·····	张天翼 (43)
团圆 ·····	张天翼 (70)
旅途中 ·····	张天翼 (89)
华威先生·····	张天翼 (104)

三太爷与桂生

张天翼

你真到过玫店么？……我不信。你到过玫店的，怎么不知道陈三太爷？

无论谁，到没有到过玫店可扯不了谎的。你只问他：

“陈三太爷你知不知道？”

他要是：“陈三太爷？我……”

那他一定没到过。

要是：“哦，三太爷，不是脖子上有个疤的么？”

这才对劲：他没冤人。……你到过？哼，你还不知道三……

要是近两年到过的，还得知道有个桂生：三太爷在那年上干了他，……知道桂生当然还得知道招弟。……

你不知道那件事，自然没头没脑。可是玫店的的人无人不知，可见得你一定没到过，对不对，没到过吧？……那件事我可最明白，前前后后我亲眼瞧见。这是三太爷干的，我那年恰好在陈府上伺候三太爷，从三太爷跟桂生做了死对头起，我在肚子里就有个数，可不是，桂生被三太爷干了。……

别人都说桂生活该，桂生是为了招弟，可是，哼……

说起来桂生跟三太爷还是一家人，听说桂生小一辈，叫三太爷叫三伯。桂生拉一手好四胡，说说笑话，自己赚的，自己吃喝，又是三太爷的佃户，又是三太爷的本家，玫店的人都说他过的好日子。

我问他：不愁吃不愁喝地，怎么还不娶个媳妇儿？

他笑笑：“多了个人可没有现在轻松了。”

他还有个姐姐嫁在九里松，我先说的招弟就是她。婆家听说也作田，自种自吃。她当家一死，她就跑到……也不知是上海，也不知是什么的，我说不上了，她就在那里一个纱厂里。

招弟死了当家的，可累不着桂生。桂生日子过得挺舒服。

正是那时候我跑进了陈府，伺候三太爷。那是大大前年，也许是大大大前年。

三太爷脾气好，人能干，瞧着人老是笑笑地，跟你说过了话，他就摸摸他那块疤。……田里的收成也不坏。

可是糟糕，那年打起仗来。……那年玫店刚刚通了什么长途汽车，路一造，风水破了，玫店的人遭了劫。……打仗的事个个都谈，不论谁的脸都死板板地，路上只瞧见脑袋挨脑袋地叽叽咕咕。……

陈府上的人着了慌。三太爷叫我到处去打听打听。

“如果有什么消息，赶紧回来告诉太太。我到城里去打听打听看，”他摸摸脖子上的疤。“要是打败仗真不得了，那我们镇上都是强盗了，见钱就抢，见十八岁以外的人就杀，懂不懂。……”

作田的都皱起双把眉毛：仗打得起，谷子就打不起了。

过了几天，镇上的人就听见炮声，打雷一样。这么着打到第二天。……大家都做了哑子，竖起耳朵听。……听了些时，城里逃了人来：城里的军队退了，城里抢得一塌糊涂。

……

“那边”的军队来了。我们镇上完全换了样子。街上的店家将五色旗摔到粪缸里。……墙上见了鬼似地贴满了红红绿绿的纸。……许多年轻小伙子跟一些娘们儿跑到玫店来，对作田的撕开嘴胡说八道。……还有许多花样。……

这还不算就完了哩。……过些时，玫店里有个作田的组织什么会了。……听说不止玫店有，到处有，镇里，村里，乡里。……这个门口一张纸条招牌，那个门口也是一张。……作田的高兴得生了儿子似的。

桂生可出足了风头，玫店的作田的都相信他起来。他四胡不拉了，笑话也不说，一天到晚忙得像水牛。……

陈三太爷着了一点慌，虽然面上装着没事，可逃不了我一双眼睛。

“老范，你听见了什么消息没有？”不是么，一着慌，手摸那疤也摸得快些了。

我回答：我只听到一点，可不大好。枣子桥的潘太爷给逮住了，听说要把他带高帽子游街。……九里松的白家，仓库贴起条子。……城里的王……

“我晓得我晓得，我昨天早晨就晓得了。”歇了一会又：“我们倒是不要紧的。……潘家白家，他们都是土……”

他说了个土什么的，我可记不起了。

不要紧不要紧，可是初九那天，几个佃户跟几个别人田上的，哄进了陈府的门口。……不过倒没什么狠劲儿。

• 3 •

“请坐请坐。”三太爷客客气气。“各位同志的来意兄弟已经明白。……我们大家都是同志、兄弟当然是要帮忙的。”

……便倒茶，由他留他们吃饭喝酒，吃喝过了还捧出尺把高的光洋两叠。……叫徐七叫徐同志，叫塌鼻老二叫熊同志。……你猜熊同志怎么着：他喝了十来杯米酒，便将双赤脚搁在红木茶几上。……

当夜，三太爷带了太太，姨太太，小少爷，带了些东西上上海去了。……陈府大门口贴了一张招牌，陈府里成了他们议事的地方。……

可是他们闹不长。……风声又紧了。……他们一个人手里拿一根赵子龙的枪，东一个西一个走着。……

……又是谁的兵来了。……镇里的那些小伙子都跑了。……事情一平静，玫店里少了一个桂生。……

三太爷一伙人从上海回来。……一切又照从前一样。……只是少了桂生。还有，三太爷在城里做了什么委员，又是跟些小伙子打交道，跟知县也常来来去去。……大家都相信三太爷，天大的事，只要他一句话。

日子照常过，作田的都规规矩矩。日子照常过，过着过着忽然镇上的人像刚开了汽车似地传着新闻：桂生回了玫店！……

我去看了看，可不是，他回来了。

回来了怎么办呢，三太爷得跟他过不去的。

可是三太爷叫我喊桂生来，对他笑笑，叫他改过。

“我晓得你是被别人引坏的。……我不来为难你。……你很年轻，我欢喜你，你下次切不可轻听别人的话。……”

吃过晚饭，太太埋怨他干么不做了他。

“你不晓得，”三太爷小着嗓子说，“这混蛋倒很能干的，我要叫他替我运那东西哩。……”

那东西？……自然是那个：大烟。

桂生跟从前有点不同。他两个肩膀平起来了，穿一身蓝布褂裤，衣上四个口袋，还有个表。……他说他这半年在上海。……究竟他在上海呆过，便有点洋里洋气地了。……可是别人问他上海什么样子，在上海做工可比玫店舒服，他说：“上海同这里差不多，不过热闹些。日子也不见得怎么舒服，同这里一样。”

“那你看见过洋人没有？”

“看见过。”

“他们什么样子，獠牙长不长？”

“洋人也是人，”他笑了起来。又说，“我在上海倒学了几个调子。……”

于是咙格咙格地拉起四胡来了。

他回来不久，大概是十七那天。他说招弟要回家，他要到上海去接她。……

罗五嫂她们晚上都跑到桂生那里去听讯。她们都想瞧瞧几年不见的小姐儿。……

桂生一点不冤人，吃了夜饭过一会，桂生和招弟回到了家里。……

招弟不像个小姐儿了。……著一身竹布衫倒也挺俊，只是脸蛋没从前红，像害什么病似的，又黑又青。伸出手来又糙又瘦。耳朵上不见耳环。……可是一见了那些娘们，还是和从前一样叽哩咕噜，有说有笑。

第二天他们到了陈府。

三太爷见着她问这问那，问她怎么回来的。

据她说她现在没“落子”了，暂时回来住几天的。

“要是有机会，她们会写信告诉我，我还要去工作。
……”

她满口“机会”，“工作”，他妈的！

他姊儿俩在下房里吃了中饭才走。……

三太爷常找桂生来，叫他帮这忙帮那忙，跟他扯东扯西瞎谈。……我肚子里明白：三太爷找路子，想叫桂生干那个事。……没人的时候又叫我留心桂生，瞧他是不是还那么混蛋。……

“你留心他常到什么地方，他同一些什么人交往。……他如果再混蛋，我要黄县长抓他。”

桂生好像很快活。唉，年轻人总是嘻嘻哈哈的。……他闲下来就拉胡琴，跟他那伙子人说说村话，有时候也谈谈正经事。

“陈三太爷是巴结我哩，”桂生好像吃着东西，一面说。“大概他想叫我替他贩烟土，将来做他的替死鬼。……”

“我看陈三太爷很有几手，”另外一个人。

他们都笑了起来。……

听了听我就明白了。……三太爷厉害，桂生比他还厉害，三太爷想叫桂生给他做那件事是靠不住的。……桂生不是好人。……可是我敢对天赌咒，这些话我一句也没告诉三太爷；这要伤阴鹭的呀。……

月底，招弟听说病了。……三太爷叫我送两包神曲给她。……她说只是常常呕，人倒还有精神，所以也没躺在床上。说了几句话，我想走了。

“三太爷的买卖做得好么？”她问。

“招姐别说了罢。……我老了，真怕惹是非。……”

我一出来遇见八拐子，他问“招弟什么病？”

“不知道是什么病，说是常常呕。”

“哼，还不是怀了孕。……”

“别瞎说！”我有点不高兴。招弟我是喜欢她的。

玫瑰的人安闲日子过不久。……作田的又一批批谈着什么了，各人的脸都绷紧起来。……

“不好，”三太爷说，“那些混蛋又想蠢动哩，他们不许我加租，说是要揍我。”

陈府上的人都着了慌。

“怎么办呢？”太太问。

“他们要抗租。……紧是不要紧，不过目前马上就要设法阻止才好，再不然就要先避避风头。……紧是不要紧，我们决计打电报到省里请兵。”

这事桂生当然有份。……

三太爷也知道桂生不大好惹，可也只能冒着火。

“你去对桂生说，叫他小心脑袋！……哼，抗租，天地都翻了。……你自己去买田来种罢，那就听你作主……你去对桂生说，要再胡闹，明天就调城里的保卫队来捉他！……懂不懂，……去，对他说！”

“桂生你要小心哩，”我对他说。

“小心？这又不是我的事。……”

“三太爷说要调兵捉你哩。”

“捉我？捉我屁用处！”

“不是你做头的么？”

“……我们没有什么头不头。”

三太爷不好对付，只是恨桂生。

“这混账忘八蛋不识好歹。我待他那么好，原来望他改过，他竟这样！……江山好改，本性难移。……”

事情有点糟。作田的说：他们不打谷了；要是事情不顺序，宁可把谷烧掉。……

城里的县党部派人来调解，他们的意思是，这么闹不得，闹到后来一定没好下场，“地主和农民应当合作的。”

可是民团戒起严来了。……作田的好像就狠不起来：他们从前那些赵子龙的枪都早就充了公……锄头可抵不住黑枣子。……他们虽然不服气，倒也没出什么岔。他们只说：

“哼，看后来……”

事情刚刚快平静，三太爷就打主意逮桂生和招姐。抬来了，一块蓝大布封着他俩的嘴。……一抬进陈家，三太爷便叫给衣服裤都剥了，两口子便光着屁股。……一剥了衣服裤就好像是真通了奸似的……他们什么时候去捉的，怎么个捉法，连我也说不上。

接着便抬到祠堂里。点香烛，拜祖宗，祠堂里好像早就有些族人先在那里等着。……我不敢瞧了，先走了出来，在门口听。……

好半天他们一伙人出来，向东走，走到竹山下。……打起火把，看见桂生跟招弟又挂在担子上，每人身上都有青有紫有红。一条条血在脊背上流，可是不滴下地来。……

又是点香烛拜，拜了便把那两口子往坑里一推，上面一铲一铲盖着土。……

三太爷自然得意了，他报了仇。……

埋的时候我跑过去瞧的，两口子用布蒙住嘴。叫不出，只用鼻子喊，像是裹在被里叫出的声音。……招弟好像晕了过去，不动。桂生先是挣扎，一铲土倒下，又挣扎，像你踹了一脚的蚯蚓一样。他脸上有股哭样子，额上鼻子上都是皱纹，或者有点像恨，似乎正在肚子里咒娘。……再一大堆下去，只见土动了。……这样就动也不动了……这样就……

别人都说桂生活该，桂生为了招弟，可是，哼，你知道了吧……

那么三太爷他们要不要吃人命官司呢？……我可说不上。

第二年端午过了，一点什么岔也没有，那时候我走出了陈家。

[简 评]

张天翼二十年代末步入文坛，十年时间即出版了十几部小说集，被称为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学“新人”。

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大多直面人生，往往以新的角度与方法反映社会问题，且具有幽默与讽刺的特点。

《三太爷与桂生》，通过陈三太爷为首的地主豪绅捏造桂生与姐姐通奸的罪名而进行报复的故事，反映出大革命时代的一个小小侧影。

陈三太爷虚伪、狡猾、歹毒，为置自己的佃户桂生于死地，多次设毒计陷害桂生。最后，凭空捏造出姐弟通奸的罪名，将二人毒打后活埋。因而，作品描写的是一个典型的阶级报复事件。

作品采用了倒叙的叙述方式，故事一开始就用设置悬念

的方式：“三太爷在那年上干了他”，既写出陈三太爷的凶焰，也使读者不得不思考：三太爷为什么干掉了桂生？怎样干掉了桂生。如此叙述方式，增强了作品的震撼力。

仇 恨

张天翼

他们这破破烂烂的一群人在黄土上移动着步子：男人走在前面，娘们儿和孩子们跟着。

他们瞧了瞧前面的路：路长着哩。

他们在这路上走了三天两晚。瞧瞧太阳，他们知道方向没走错。路是走不完的。他们瞧瞧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不知怎么一来又给谁把这条路拉长了。

“什么时候才走得到刘家屯呀？”

“明儿吧。”

路旁边浪似地滚着高高低低的黄土。太阳给埋在黄土里，发着肉红色。可是太阳还烧得怪起劲的，把他们的皮肉烧得变成紫黑色，似乎还闻得到一股焦味儿。

“到了刘家屯准有吃了么？”

大家心一跳。大家都饿着，只带了点儿水。他们家里没了吃的：他们的家成了炮灰。他们家里有些人给什么讨贼联军拉了去当伙子。他们眼见着他们的麦子全给那些军队糟塌完了。

“到刘家屯怎么办。”

“谁给吃呀？”

“早点儿死了罢，他妈的受活罪，”一个嘎嗓子，哭着声音。

娘们儿小声说：

“海老头又哭啦。”

“我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我一个活着，我一个人……”海老头的嘎嗓子喃喃着。他自从他的大妞儿死了之后，他就老独自个儿哭着骂着。

“我要是逮着一个……一个……我操你归了包堆的祖宗，要是有个兵给我逮着了……我们大妞儿……你们……你们……”

孩子们瞧着他那疯劲儿好笑，可是笑不出。大人们都不言语。那天是他们把他的大妞儿抬回来的：衣裤全没了。青着脸，大腿上小肚子上全是血。还没抬到家她就抽几下筋回了老家。有些男人们都想起自己那不知下落的媳妇儿：他们脸变了黑色。

不知是热还是怎么，他们心跳着，腿子发软。他们咬着牙。

地上蒸出一种怪味儿：像是火药气，又像是尸臭，可是什么也没瞧见。天地的尽头给太阳烤得冒烟。天地的尽头仿佛在慢慢地动着动着：唔，那是给太阳烤得卷起边来了，烤烧饼似的——烧饼不是烤呀烤的就卷起边来了么。

谁都沉默着。只是脚踏着沙土响。沙土像河边的烂泥，跨一步，脚就陷了下去，要费点劲才把腿子拔得出来。

“谁哭呀？”忽然一个孩子说，手随便一指。

娘骂他：

“胡说八道！”

娘们儿怕遇见什么鬼怪。这全世界只有他们一团人，只有满天的黄土，满地的黄土，肉红色的太阳。此外就没有一个生物。会有谁哭，谁还呆在这世界里？……

可是那孩子不服气。闭了会儿嘴他又低声说：

“真的哩。”

真的：有谁在哼着。

白天里见鬼！——娘们儿打了个寒噤。

“劳……劳……劳驾……我要……我要……”

“谁呀？”

男人们找着。

“这儿哩！”

他们爬上那土堆。一个男子躺在一棵小树下：穿着破裤子，上半身精赤着。他全身是黑的。

“弄死我罢……”那男子怪费劲地才进这么一句话。“我太……我太……”

“谁要弄死你呀？”

“弄死我罢……修修好……”

一瞧清这男子全身怎么发黑，他们的五脏都抖索起来。这男子背上胸上给砍了七八刀，带血的红肉翻出到外面，几百万几千万蚂蚁堆在七八条刀伤上，堆在这些红色的槽里，用夹子啃着他的带血的肉，连刀伤有多深都瞧不出。这男子可没死，让满坑满谷的蚂蚁啃着。

“修修好……我太……我太……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这男子呼吸太微弱。

大家面对面，不知怎么才好。大家的肉在颤着：仿佛自己的脑髓上，心脏上，也都爬着这么多的蚂蚁。

“你是什么人？”抖嗦着声音问。可是马上他自己又觉得这句话问得不大适宜。

“伙子……他们拉……”这男子蚊子叫似的声音。

一个大个儿吸足了气对这伙子身上吹，接着许多人都帮着吹。蚂蚁全乱窜起来，在这伙子背上胸上翻着黑色的浪，像把一瓶黑墨水倒在清水里似地滚着。

这伙子没命地哼着。他对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他给拉了来当伙子。他累得没力气了，给鞭子抽着，他回了几句嘴，就吃砍了七八刀。他躺在这儿怕有了三四天，他自己记不上日子。末了他叫大家修修好，早点弄死他。

“修修好，我太……我……”

他想用眼睛来瞧瞧他们，可是眼皮挣不开。

孩子们也爬了上去，踏着地上那些乱跑着的蚂蚁。娘们儿上去瞧了瞧，歇斯底里地叫起来，一手遮着眼，一手把孩子们拖下去。

男人们忙着用水烧那伙子的伤口。水和着血，变成几条淡红色的流，很急地淌到黄土上。

“抬下去罢。”

他们只能这么办。就这么抬着走么？向四面瞧瞧：还是那么一条走不尽的长路，黄色的天地，肉红色的太阳。天地的尽头在冒烟。这全世界上只有他们这么一团是活着的，此外见不到一个人，一条狗，一只鸡。就这么抬着他走着这条走不尽的长路么？

那伙子还求着别人弄死他。